

俄國革命史

楊幼炯著

精裝定價二元五角  
平裝定價二元

法國革命史

郎醒石編譯  
張國人

精裝定價一元五角  
平裝定價一元二角

土耳其革命史

程中行編譯

定價八角五分

近代革命史概要

張廷休編

定價五角

廣州三月廿九革命史

革命紀念會編

定價八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初版

革命進程之科學的研究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費

原著者 美國愛德華氏

譯者 滕柱

印刷者 上海塘山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河路九十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分發行處 南京武昌漢口  
民智書局

代售處 廣州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一至九十一號

# 原序

一九二三年五月，在安南得爾昂赫得遜 Annandale on Hudson 的聖斯帝芬大學的校刊上，發現了一篇由愛德華氏簽字的約七頁的短論，題為「革命的機構」。這篇文字，有別於多數其他關於這題目的文字的地方——正如論題所示——在於着重在社會生活與制度的災異的變改，即所謂革命的「現象的」，「自然的」方面，而放鬆其「歷史的」方面。

這篇文章，乃是一篇革命的大綱，而非革命的歷史，並不是一篇革命的「比較史」——這名詞是由第加特 Frederick J. Teggart 的著述，而為人所共熟的——而是一篇革命的自然史。革命於此被認為可以用普通的，概念的條文，為之描寫；甚至可以造到像地震一般，可以有把握地預為測定。其中所含的「機構」，自然是社會的，心理的。

論內容，這一本書便是那第一篇簡略說明的擴大。這論題的全概念，經過慘淡的經營，經過實在的歷史材料的引用，以證明在大綱中只有抽象的，形式的，描繪的意念之後，自然就擴大了，修正了。

革命的文學，熟示我們，革命可以，並確曾被統系地挑釁與激成。這些較大而包容更富

的社會運動，由人爲之進行，爲之指導的方法與方向，誠然是不同於勞動者的罷工所用，却總可以和勞動者罷工所用者相比較的。在事實上，革命曾被認爲罷工的一種形式，所謂「普遍的罷工」。起原於一地的罷工運動，漸漸擴張開來，將較寬面積的社會之組織生活與團體生活，轉入漩渦時，牠們便取得革命的性質了。

這一切都指明或者已經有了一種革命的傳統，及一部進行革命騷亂，與引導革命運動的多寡清晰地界定而普遍地承認的策略，存在人間。可是如果引導革命，有其認的策略，如果革命而有革命的專門技術，那末，即這本身，便先假定了這種運動，確有類屬的，範型的東西——即可以用普通的條文，爲之描寫的東西——存在其間。簡言之，牠先假定了材料已有，可以爲革命作科學的研究，因爲科學——自然科學——最後不外乎是以概念的條文，對於事件進程的描寫，附以可藉以預指並控制將來事件之發生的解釋而已。每一控制社會變遷的嘗試，都可以視爲一種社會的試驗。對這些試驗作描寫，作解釋，恰便是社會科學的事務。

關於革命，會有許多文字，着重論到革命的社會變革與進化的社會變革的區別。在這種文字裏，討論每集中於進化的變革，比較革命的變革，價值更高，更爲合法。這是談到一種社會變革，比較其他一種，更有想望的價值的問題，乃本書及任何其他科學研究，所不直接

注意的。蓋一篇關於革命的自然研究之所求，乃是一種革命現象的描繪，所告訴我們的，不是什麼應當實現，而是什麼大概必要實現；不是什麼我們應當做，而是什麼我們能做，在一個特定的局面裏。如果革命能夠造成，同時也必能夠防止；所以若將革命似乎於中可以平常而自然地興起之情形，加以研究，牠們曾被怎樣並能被怎樣處理的方策，便可以查明了。進而言之，進化的變革與革命的變革的對較，至少從這本書的觀點來看，是虛構的，錯誤的。革命的自然史，第一條的假定，是這些變異，自身即是進化過程的產物。一本自然史，實在不多不少，恰是一部進化過程的敘述——這過程並非各個的進化，乃是種屬的進化所由經。所以革命，在我的眼光裏，似乎不宜特徵之為進步的或災異的變革，寧可歸之於我們可以述為「羣衆行爲」中的一種更特別的部門。和戰爭一樣，革命是一種運動，至少在牠較遲的局面裏，必定要燃着人民的想像之火，而以理想的形態，自投於行動之前。這自然不是一切社會的變革，都如此的。依著者的指示，革命可比較之，並對照之於改良，好尚，或遷徙這種其他類屬的集合行爲。這一切改變的形態，概被支配，被控制於勒衛布魯耳（Levy Bruhl）所謂之集合的表現的某一種。乃是這種集合表現的存在，將改變化為行爲的。

就事實而論，除了戰事，宗教，及浪漫的愛情而外，在平常的人類經驗中，實沒有能夠燃

起人類想像之火，鼓勵起那麼多的浪漫的迷夢，或完全地破壞掉生存的常規，像革命那樣的。戰爭固比較破壞更甚，可是戰爭有進攻的，也有自衛的；開戰的目的，有的是爲了開疆拓土，也有的是爲了保持原有的土地，以求政權的成就或維持。惟有在戰爭是爲了實現某種的浪漫的理想——如自由——的時候，牠才深切地變改了人們普通生活之傳統的目的與趨向。正是因爲革命受了集合表現的支配，也只有牠是受了這種支配的範圍以內，革命所以才自開爲社會變遷的一種特殊形式。革命乃是，像我已經說過的，集合行爲的一部門呵。

在另一方面，革命依愛德華氏的指示，又一定是長而無聲的變遷，被人覺出，却未被公平地處置，更未得人充分的了解，而所發生的效果。惟有到了較遲的階段，這種變遷已經自投於人們的良心，而宣揚其自身於旗幟，口號及烏托邦的神談時，牠們方始取得革命的形態，如常識所設想者。

在牠們較早的階段裏，革命可以和實業的危機及商業的危機相比擬。實業的及商業的危機，一旦走進了政治的範圍，牠們就要，至少是時或就要，取得革命的性質。革命在事實上，常只是延長了的實業與經濟的蕭條，在政治上的回響。本書中一條結論——這條結論，我得附說我現在還沒與之表完全的同意——以爲一切革命，均曾以，且將繼續以經濟的狀況，爲

其起源點。伴之自然便是我們如果能夠控制得經濟及實業的過程，革命之爲一種社會的現象，便可以終止其存在了。

和實業的危機相像，革命果然發生時，牠們的進化方面，趨向于遵循一個特徵的變化周。每一社會變化，能以概念的條件來描寫牠的，都和這一場相同，自有其特徵的變化周的。這即是本研究所根據的幾條前提之一。就科學方法而論，這變化周的這種敘述，似乎是對於一切場合社會變遷的分析與敘述的第一步。而這第一步的工程，即本書所嘗試去做的全部或差不多的全部。實則任何統系的研究，所能嘗試做到的，也止於此，即超過些，亦不甚遠。

這些研究，至多也只敘述了，或求敘述革命的周期而已。這就好像留待續成的工程，乃是將這種革命的周期，不但化爲概念上的次序，並且化爲時間上的次序，一種次序，於中每一革命運動都趨向於經過之變化的序列，是如此的鑑別之定，如此的描寫之確，就能夠用時間的單位，將其量測。這個就包含對於革命進程，作比較迄今在任何地方所已經成就的分析，遠更完備的分析工程。這或者是種不可能，其所要求的準確，爲現代範圍的社會科學所必不能做到的。可是這種準確，並不是這裏所嘗試的。這本書呢，只是一種導言的性質，所引導到的地方，乃是一片著作甚多，而統系地觀察却非常之少的場合。依本問題的性質而論，如果本書

在結論方面，似乎未臻成熟，或不能完全與一切既知事實相符，牠却至少爲我們界定有待續成的工作的範圍咧。

羅伯，巴克

序於詩家谷大學。

# 革命進程之科學的研究

## 目錄（原名革命的自然史）

|     |                  |     |
|-----|------------------|-----|
| 第一章 | 革命與進化·····       | 一   |
| 第二章 | 革命運動開展的遲緩·····   | 一九  |
| 第三章 | 民情不安的初期徵兆·····   | 二七  |
| 第四章 | 革命將至的後期徵兆·····   | 四三  |
| 第五章 | 經濟的誘因與社會的神談····· | 七五  |
| 第六章 | 革命的爆發·····       | 一〇七 |
| 第七章 | 急進派的興起·····      | 一三九 |
| 第八章 | 恐怖統治·····        | 一六九 |
| 第九章 | 恢復常態·····        | 一九九 |
| 第十章 | 第二次革命·····       | 二三五 |

# 革命進程之科學的研究（原名革命的自然史）

## 第一章 革命與進化

社會有變遷，是人類社會一件最基本的事實。變遷的速率，可以時大時小，變遷的存在，則今昔如恆。普通心理，以為社會靜而不動，這不過是虛偽的皮相觀。其所以發生，則因觀察者愚昧無識之故。只要略懂一點中國，日本，或印度的歷史，便足使『不變的東方』這類觀念，冰消瓦解了。東方的社會，恆久未變，西人便誤認東方社會，已經硬化。實則只要檢閱關於磁器及印刷的略史，便夠改正這種錯誤的認識的。

然而社會變遷，雖是繼續的，牠的速率，却少一律或竟永沒一律的日子。這是因為文化中各種成分，有的成熟較速，有的崩壞較速，而此等速率，遇助則增，遇阻即減，其所增所減，亦萬有不齊的原故。文化的頹廢與滅亡，與其興起與榮盛，同為必然之事。造成這種種社會變革的機構，非常之多。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於任何完全的程度，將他們澈底地分類研究哩。那些偉大的革命在表面上似乎是截斷了西洋文化史的蟬聯性的，實並非社會變革的唯一

一格式。牠們不過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變遷，不過是社會變遷的種種形態之一——不過是使人類社會，變遷不已的許多機構之一。其他的機構，尙有好尙，時狂，恐慌，選舉，復興，十字軍，叛亂，戰爭，科學發現，機械發明等等。論述革命的作者，對革命二字，所下的定義，人各不同。本書採爲假定的一種，爲：革命之爲變遷，作用在使一種法律上的制度中斷，而創立另一種，而其出現，並非必藉武力與暴動。

關於羣衆行爲的科學的研究，每取一種人羣心理的理論做出發點。本書自亦不能例外，乃取廣經承認的多馬氏的四欲論。四欲論謂人類所表現的基本欲有四：（一）求新欲（The wish for new experience）（二）求安欲（The wish for security）（三）求名欲（The wish for recognition）（四）求感欲（The wish for response）。（註一）根據此說，則所謂穩定而滿足的社會，即這四種基本欲，能夠經由其中現存的制度與習俗，而得適當的表現的社會。所謂不穩定與革命的社會，即不能如此的社會。於是一切革命，都可視爲由於這種基本慾的一種或多種，感受壓迫而起，而革命的暴烈性，也就有人假定之爲和壓迫的程度作正比例。試一將任何極端革命團體中，份子的生平，加以研究，都可查出許多證據，指明他們的四種基本欲，確是受了所在社會中特質的制度與習慣的壓迫。所以革命之爲社會變化，乃屬於要剷除使人

民的基本欲之一種或多種，抑不得伸的社會制度這一類的。

研究人類的社會生活，而引生物的類例，這種慣法，已爲較早的社會學者，沿用過漬，今人如欲引用，覺非道歉不可。實則如果生物的類例，是適當地用來指出類似點而非親緣的，則亦自有價值。這乃是作說明文的一種有用的方法，在助人了解社會現象的觀念上，尤爲有益。所以我們將生物的過程和社會的過程，比較的研究起來，仍未始非無益之舉。

提及生物進化的情形，當知佔優勢的動物種或植物種，並非即由在前的一種進化而來的。實際只是一種佔優勢的物種，自行滅絕，才由另一在從前爲不顯著的物種，爲之後繼。第二優越的物種，和第一優越的物種，同爲一個爲時不遠的共同祖先的苗裔。所以繼滅亡物種而興起的，總是這滅亡物種的表親。這條原理，把來應用到制度上及社會系統上，也似乎是同樣的恰切的。

中生代 (Mesozoic Period) 中，佔領空中的，是一種生了無毛的皮翼，能夠飛翔的大爬虫，名叫翼手龍 (Pterodactyls)。今日則飛鳥佔領了昔日翼手龍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然飛鳥非從翼手龍進化而來。翼手龍死亡已盡，並無後裔。今日的鳥類，實由中生代中一種真正的太初飛鳥所傳下，而這種太初飛鳥，又由一種普通形狀的小爬虫進化而來。這普通形狀的

小爬虫呢，即飛鳥與翼手龍的共祖。

象與海馬，今日所住的叢莽及沼澤地，昔日爲巨大的恐龍 (Dinosaurs) 所領有。但象與海馬，非由恐龍進化而來。巨大的恐龍，已經絕迹。其較小的，除了很少幾種不甚重要如鱷魚的以外，也都滅種。在恐龍繁衍的時代，象和海馬的祖先，乃比較微小而無所特的生物，其所以不爲巨龍所滅，便是因爲牠們不甚觸目的原故。象，海馬，恐龍，大家也有一個共同祖先，乃一種中等大小，太初構造的雙棲動物。

以上各節，所說明的原理，幾可無限制的引伸。『煤業大王』，『鋼鐵大王』，在今日社會所領有的優越地位，與中世紀封建君王所領有的相同。但今日的煤業大王鋼鐵大王，非由封建君王進化而來，雖通俗也把「王」字稱號，加在他們身上。他們實由中世紀較低階級中人，比封建君王，卑下的多的人，進化而成。然在大多數情形裏，今日的煤鐵大王還和昔日的封建君王，同爲當日推翻羅馬帝國的單簡而粗陋的蠻民的後裔呢。他們當中，也有的是猶太人。

再推一步。封建君王，代替了古羅馬貴族的地位。但封建君王的祖先，在羅馬貴族昌盛時代，不過是些蠻民。而封建君王和羅馬貴族二者，復同爲新石器之末，侵入歐洲的游牧

## 人種的後人。

現代社會的控制權，大半握在資本家手裏。然已漸爲勞働組合所挑戰，甚或超越了。五十年前或五十年不到以前，資本家的威權，極爲專制。勞働組合，數少而勢微。今則勞働組合的威勢，已不止於差不多和資本家，並駕齊驅了。就大勢而論，這是毫無疑義的。資本家的權勢，或者在絕對上是增加，但在相對上是減少。而勞働者的威權，則似無論相對絕對，概在繼長增高中。

如果社會主義者的教義，是正確的，我們可以預言將來必有一種新的社會出現。在這新社會中，社會的控制權，要由財產業主手裏，移入『用手用腦的勞工』手中。今日勞工的地位，除了在蘇俄，還是比資本家更卑微的。但因有組織爲之代理，勞工已經勝似農人。勞工實像是命定了做將來社會的統治人的。資本家呢，極可能，會像從前的封建君王羅馬貴族一樣，絕迹人世。但將來的『勞工大王』，必不由今日的煤業大王演成，而由今日的勞工領袖演成；而他和煤業大王，又必同以相距不十分久的工人，爲其共祖；又無疑義。

最有興味而又最重要的，我們可以觀察得凡是一個優越的物種，代替其他，或一人種爲其他人種所代替，變遷所由成，並不常是戰爭的結果，也不一定發生流血。人類社會的變遷

，有時確乎有戰事和暴動相伴而起。可是這種爆發，只算是徵兆，只不過是變遷已起可見的證據。至於變遷自身，則常是逐漸而來，和平而至，幾爲人所不覺的。

所以中世紀教皇威權的傾覆，不傾覆於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而逐漸崩解於其前一巨列的事實。印刷術的發明，歷史批評主義的興起，專制君權的膨脹——這一切的一切，甚至在路德 Luther 還沒將他的教義，釘在衛頓堡 Wittenburg教堂門上之前，已將這中世制度的實際威權，摧毀無遺。假如沒有這些事，單靠十六世紀，新教徒對教皇的反抗，其無效，必與十三世紀，阿比幾尼斯 Albigenes 的造反相同的。不過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亦自有其用處。用處便是與新教以社會的承認。若夫中世制度的推翻，實主要成功於宗教戰爭開始以前。

同上，法國皇權及封建制度的推翻，也不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法國革命，不過把法國的真正威權，轉入中等階級一事，表彰出來吧了。十七世紀以前，法國的權威，盡人皆知是操於君王貴族之手。至其所以失掉的真正原因，實爲大規模工業與財政組織的興起，商業的巨大發達，富裕敏銳的中流階級的滋生，及應用哲學以研究政治法律的基礎的風尚等。惟有此類的事物，才是推翻法國舊制的主動力。至於那巴士的獄的被破 Storming fo Bastille，只不過是一場富於劇性的小風波。若不是因爲有那些平靜的變遷在前，路易十六或竟能把一七

八九年的革命壓平，和查利惡者（CharlesTheBad）壓平一三五九年耶古里（Inquerie）之亂，一般容易哩。（註二）

同樣的方式，也可用以解釋俄羅斯帝國的傾覆，及泰西社會中，似已迫於眉睫的勞働者將代資本家而佔勢的情勢。勞資間，兇惡而常至於流血的衝突，其自身，並沒什麼重大的歷史意思。不過是表彰出現代社會的控制權，正在從銀行家及商人手裏，移入煤礦工及火車頭廠中的工程師手裏吧了。礦工與工程師，握有全權，足以使餘人受飢受凍。但這種權柄，來到他們手裏，實憑藉著十分和平的方法，如大城市的勃興，工業的專門化，機器應用的增加，鐵路事業的發展，及其他一切和罷工閉廠，絕不相關的原因。

令人談虎變色的『社會革命』，假如真要來的，也大概不致必與暴動為隣。其成因必為前次革命以來，所有發生的和平變化與發展的總和；暴動一事，絲毫非所必需。證以往事：那發生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工業革命，差不多是沒有暴動的。然而牠得算是地球上自有革命以來最大的社會革命。蓋真正的革命，差不多永是一種遲緩的，主要為和平的，大部人所不覺的進程。那暴烈的爆發，通俗所認的革命，不過是由於經濟上的受惠階級，中了保守主義之毒，不願承認真正的平和的革命，已經發生而起。

中生代的翼手龍，既然大而且強，當日的飛鳥，既然小而且弱，那末，翼手龍倒滅亡，飛鳥倒存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同此，象和海馬的祖先，比較微小，却因什麼，能夠取古時巨大而可怖的恐龍的地位而代之？

和先前說過的一般，這並不靠鬥爭和流血的。真相似乎是每一種生物都會產生一些情況，爲他日滅亡之因。情況之一，便是大小。任何優越的人種或獸種，制度或文化，在牠將近滅亡之前，往往會發育得非常之大，以致與其環境失所調和，而不能獲得所必需的營養，不能維持所加大的負擔。於是便趨滅亡，而爲其較小，而較活潑，較經濟的表親種屬或組織所取代。這簡直是好像造物打算毀滅一種物種，便要在牠剛要絕迹之前，任其大放光輝也似的。

三葉虫，爲古時一種最有名的軟體動物，通牠們攸久的歷史，都是大小適中的。到將近絕迹之前，却發達的非常之大，壳的直徑，有的大到三四英尺。牠們滅亡的原因，的確是因爲什麼，固沒有人知道，不過所有的證據，都似乎指明牠們是繼續地長大，至於久已不宜再長之後，仍不停止。這同樣的情形，在翼手龍也是如此。牠們滅種之前不久，竟有展翅，寬到廿餘英尺的。恐龍的歷史亦然。將要絕迹之前，那一時期，長到說也難信的大小——有

的長至八十甚至一百英尺，成了世界上歷古以來最大的陸地動物。但對於環境，未免太太太笨了，於是便也滅種，而讓位給較小，却較活潑，更靈敏的獸類。

這種發育過度論，應用之於無生物，似亦無所不可。譬如一枝普通的粉筆，半寸厚，六寸長，就很結實。增其長至十二寸，則雖加以六寸者所易抵抗的壓力的極小部份，亦足使之斷折。越加的長，越斷的易，而達到最大長度之時，必在牠折斷於其自身的重量之前刻。

同理，在制度亦然。中世紀的教會，牠的廟宇寺觀，偶像繪畫，彩色玻璃，以及種種形式的華珍美飾，至宗教改革之前刻而奢麗達於極點。法蘭西舊制的奢侈，也以革命之前不久為最盛。

航行海洋的郵船，牠的匹大無倫的體積，踵事增華的設備，似乎也是過度發展的徵兆。牠們已是太大，能夠容得下牠的海港，為數已少，而航行的費用又不依比例的增高。於是較小較快，較為經濟的飛艇，便迅速地發展起來。在不遠的將來，海洋郵船將被取代，一如牠昔日取代帆船一般，也未始非意中之事哩。

今日的托拉斯與辛第加，牠們的極大的組織與絕巨的資財，似乎是指明牠們也進入了過度發達時期。將來牠們必比今日還要發達，但在今日牠們已經表現出了與環境不相調和的徵候